

小說組 | 優異

新羅 / 黃永亮

筆名紅眼，旅居台灣，文化研究人，已出版小說作品包《紙烏鴉》、《獅人鳳》、《黃巾賊》以及《小霸王》。

少年抬起頭仰望夜空，突然訝道：「哇，那甚麼東西？」

懷裡的女孩子猜問：「是小鳥？」

少年沉吟道：「有可能是流星。」

女孩子聳聳肩：「應該是飛機。」

只見那一點神秘的光，筆直劃破銀河，瞬間便掠過霓虹繁密滿山鐵鏽的都市和廢墟。

「都不對。」少年搖搖頭，正色答道：「我猜，應該是超人。」

「超人你個豬頭。」女孩子用力敲了一下他的後腦勺，便在無人的高速公路盡頭，她仿佛是一條蛇甜蜜地毒吻那少年的耳朵，帶著羨妒的笑聲如銀鈴般清脆而年輕：「是我家大姐阿，笨蛋。」

假如我和這個女人確實發生過甚麼關係的話，故事應該是從那天晚上開始的。沒記錯是禮拜五，開心的禮拜五外面飄著微微的雨，我搖著一杯威士忌，兩個朋友已經不知所，可能已經去了別的地方。人不少，但我懷疑自己的耳膜有些問題，甚麼都聽不到，思考著某些關鍵的事情，腦袋裡面仿佛堆積著一塊污垢，想找個東西將它挖出來。卻似乎有點危險，

所以我已經有點醉，失戀了兩個月。我不是很明確記得到到底是哪一間夜店，總之是我們一夥同事與朋友經常出沒的一間夜店裡面，地址大概是，這個城市的某個角落。燈暗，這個女人吸引著我的地方那時候還沒有看清楚，是她走了之後我才看到。那時候我只想黑暗中找個廁所小便。

我故意走錯了旁邊的女廁，地上有幾個斷線的女人與嘔吐物。而她蹲在馬桶上。

我說：「你」

她問：「我怎麼了？」

我說：「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同。」

她點點頭：「好遜的開場白嘛。」然後不經不覺湊到我的耳邊：「你不是本地人。」

我先拉了一下馬桶的沖水杆：「你也不是？舌頭有上捲的慣性動作，我聽得出來。」她眯起眼睛，打量著我的臉：「聽起來，你有點本事。」

我順便關上廁格的門：「告訴你一個秘密（少廢話，自然是用腿往後踢。）我」

她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我說：「是研究漢語聲韻學的專家。」

她勾住我的脖子，呢喃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果然跟一般的男人不同。」說著，乳房用力的擠得更貼：「告訴你一個秘密。」

我便溫柔的偷笑：「說吧。」然後伸出舌頭，褪開她的皮夾克：「我摸到了，你有一個很特別的刺青。」

只聽她在呼吸，是動物在交配之前的那種聲音：「先回答我，有沒有聽過『新羅』這個名字？」

我將頭一點：「有啊。」仍舔著她雪白的後頸。刺青在她右邊肩上，似

敵意的瞪目注視著我，但我不怕：「兩秒之前，剛剛你說過，我也聽過。」

她撲赫失笑：「敢不敢親我的嘴巴？你這個異鄉人。」

猶記得，那是一條奇怪的蛇：「你這麼漂亮，我」

便見她不耐煩的皺眉，嗔道：「你又怎麼了？」

我說：「有點怕。」是有翅膀的，但不是龍。我纏到她唇邊，想著她的刺青應該是一條蛇，低聲答道：「除非我知道你的名字吧。」

她試著問：「然後」

我便這樣吻上她蠢蠢欲動的嘴巴：「便將你的名字寫入我的故事裡面。」

良久，她吐出一圈純熟的煙：「蘇珊。」

我說：「謝利。」

她說：「假名。」然後又說：「記住了，異鄉人。我的名字叫娃兒露。」

諸如蘇珊這樣的女人名我手機裡面便記錄了好幾個，但娃兒露這名字無論是誰聽了都會感到陌生，卻又自此難以忘記。我們交往過一段時間，而最經常被娃兒露提起的，便是「新羅」這個神秘的舞團。我一開始還以為「新羅」是她前度的名字覺得有點不爽，但原來「新羅」的意思，便是她右肩那個飛蛇刺青。那個飛蛇刺青據聞便是娃兒露所屬舞團的標記，而每個團員身上都有一個這樣的刺青，雖然現在還是個不定期表演的獨立舞團，但相信過些年月，憑著實力至少能夠上個綜藝節目。她是這樣說的，舞蹈這玩意我不了解，而她確實是那種喜歡吵耳音樂的人。夜店以外，沒有喝醉的時候我很少聽音樂的。後來，娃兒露的手機再打不通，我掙扎數天便將這個女人的聯絡方法刪掉。最後一次的通話她有提到，說是舞團最近有巡迴比賽，似乎要離開一段時間。

自此娃兒露沒有在這個城市裡出現，我猜，應該是到了別的城市生

活，以蘇珊的名字或是別的，管她的。她的出現並沒有對我帶來太大的衝擊，而唯一改變，是我開始偶爾留在家裡收看周末的綜藝節目。甚麼都沒有發生，年復年而我簡單的結了婚，變本加厲長期留在家裡收看周末的綜藝節目。

坦白說，我一點都不了解娃兒露，我這個人似乎沒有存在於她的故事裡面。不過是個開場白，而已。

回到離開那個城市的娃兒露，巡迴演出結束以後，她發現自己愛上了最後一站的那個海港都市。這個都市交通非常發達，到處都是摩天大樓，夜晚卻能夠聞到濃郁的海風。最先觸動娃兒露的，是海邊的一座棄置了的舊燈塔。在一所私立大學申請了轉學手續，騎著租用的摩托車娃兒露便開始習慣這裡的節奏。她找到一份連鎖出租書店值班工作，按時發薪，能夠住在燈塔旁的小公寓。而出租書店本來是輪班制的，假如白天上班，月初的晚上娃兒露便去喝酒，深深愛著一支年輕的在酒廊彈結他的不起眼的小型樂團。於是她學習了彈貝斯，偶然代班，也曾經被這小型樂團的鼓手示愛。月底的晚上便在家裡煮泡麵和獨自跳舞。自從巡迴演出以後，舞團少了表演的邀約，恐怕是要等到明年的春天才有行程。團員久沒聯絡各自奔馳生活，但娃兒露相信背負著新羅之名，彼此還是一直苦練不懈的。終於有天房東太太親自找上門，原來鄰居投訴太吵。自此娃兒露情願上夜班，白天在家裡跳跳舞，彈彈她新買的紅色貝斯。與她值班交接最多的那同事名叫小魚，處女座 傳播系三年級 獨身，喜歡木村拓哉，而且曾經暗戀過高中時期的一個男同學，這往事娃兒露聽過不下百次。

三分之二的晚上娃兒露都在出租書店當值，便這樣與一個每晚都在旁邊洗衣店寫詩的文藝青年做了好友。黑色星期五過後的情人節晚上，兩個沒有約會對象的無聊人做了個約定，無論最先走紅的是他們之間哪一個的詩，還是貝斯，都必定要找對方來跨刀合作。那個文藝青年其後與她討論到西西弗斯不斷將石頭推上山的神話，說罷，娃兒露也告訴了他關於自己族人的一個遠古傳說。

很久以前，在那些猿人先祖無意間踏足這個遍山桃花的島嶼之前，這裡的人類都像蛇一樣沒有四肢，而他們的領袖便是住在山上的赤色大蛇。大蛇死後，蛇身纏著山頂的老樹，守護著島上的後裔。然而，有一年大旱，猿人先祖誤打誤撞來到島上，便要在下游定居。他們眾人手握各種利器和工具，不費吹灰制伏島上禽獸。大蛇的後裔無力抵抗，為免滅族，當時的大司祭作出屈辱妥協，逐漸改變自己族人的形態，長出兩條手臂以及雙腿，自此與外來的猿人一同居住，生育後代亦以猿人基因先行，怕被發現倖存族人的真正血統。經過一代接一代的基因清洗，大蛇後裔已近絕跡。而娃兒露告訴那個文藝青年，大蛇的名字便叫新羅，意思便是始源的生命體。

接班的小魚問娃兒露：「蘇珊，周末有沒有甚麼計劃？」

名叫蘇珊的娃兒露看看牆上的月曆，莞爾拒絕：「下個周末可以，後天不行。」

小魚扁嘴發悶：「嗚咕。」隨即扯她衣袖撒嬌：「怎麼這樣，我們不是好姊妹嘛？」

娃兒露苦笑道：「沒商量，因為我親妹妹約了我嘿（新羅的語病句。）」

小魚愣住：「都沒有跟我講過。」見她不似說謊，便即興奮的問：「你妹應該跟你一樣這麼三八，有機會一起吃飯好不好？」

娃兒露聳聳肩：「不過她住在別的城市，我們不常見面。」

小魚當下猜問：「感情不好？」

娃兒露傻眼道：「怎麼可能？」只見她一臉驕傲的摸摸鼻子，笑著說：「我們是孖生姊妹來的，她哪一根神經線感冒我都曉得。」

後來有一張明信片寄到這間出租書店，沒有上款，署名是瑪朵巴。內容大致上是，她與丈夫已經搬到外國定居，誕下一個小女兒。而那一年小魚已經沒有在這裡上班，不曉得是已經嫁了人還是做了人氣女主播。

娃兒露與瑪朵巴雖然隸屬於同一個舞團，兩人卻選擇在不同的城市分開生活。距離上次見面已經有好一段時間。因為期末考的關係，瑪朵巴並沒有參與那一連串的巡迴表演。兩人同胎雙生只隔了兩分鐘，從容貌到性格，以及跳舞的天賦都如出一轍，除了瑪朵巴的頭髮比較長以外（娃兒露不准她的頭髮比自己短，否則舞團的成員都分辨不到她們兩個。）另一個細微但明顯的分別算是語文能力。

瑪朵巴的語調，還是有著大量的新羅語病。這是因為她有一個青梅竹馬的男朋友，兩人都是新羅的後裔。

車站，只有每天早晚共兩班的區間車願意在這個山邊小站停泊。長期駐守的剪票員是個駝背老翁，雖不是新羅的族人，但默默看著娃兒露長大的，他是其中一個。從這個車站回村是最快捷的，如果抄小路的話便不用在荒山野嶺過夜露宿。

甫一下車的瑪朵巴即攬住娃兒露，皺起鼻子道：「大姐，你這甚麼味道啊，香死人真的真的。」

娃兒露嬌媚道：「香奈兒，名牌東西嘛。」說罷，便嗽起嘴斥罵：「你好慢哦，瑪朵巴豬頭。我等了你兩個小時吼吼吼。」

瑪朵巴裝個鬼臉，給了她一條圍巾：「杜杜送你的，禮物。」

娃兒露問：「杜杜沒有跟你回來嗎（捏一下她的臉。）吵架是不是嘿？」

瑪朵巴搖頭答道：「他還在訓練營非非非常努力才不是吵架，明年要出國比賽。我們都好緊張。」

娃兒露笑道：「你還是好愛杜杜。」

瑪朵巴豎起姆指，大笑道：「當然他是我的紅太陽，冠軍男人。」說罷，便牽著娃兒露的手離開車站，往旁邊的山路走去，輾轉而上。山路右邊有條小徑，沿徑而走盡頭便是個石洞。父親教她們兩個走的，走出這個洞，便是城市人；穿過這個洞，便是新羅之境，外人闖入即誅。兩個

女孩子背著一個比自己還要大的背包，聊著各自的往事哼著山歌，不經不覺放緩了腳步，蕩到村口還未看到山頂的樹王，已經入夜。卻突然鑽出幾支火把和手電筒，原是布圖等了個下午，領著幾個小孩幫忙來拿行李。娃兒露張臂與布圖擁抱，隨即在他臉上淡淡的親一下。村裡誰人都知道，她就是布圖的未婚妻。

娃兒露與瑪朵巴買來的伴手禮足夠在山上開一間雜貨店，小孩們爭著要的零吃，母親特別喜歡的科學麵、雞蛋布丁與巧克力，還有鄰居們的紅酒，阿姨的面膜和洗衣粉，舅父的打火機，還有幾件禦寒厚衣，以及修理單車和小型發電機的零件。而娃兒露送給布圖的生日禮物是一對愛鐵達鞋。

尺寸剛好，布圖似乎相當喜歡，娃兒露送甚麼東西他都開心。布圖不是沒有離開過新羅的，他比娃兒露年長，以前便在城市讀過書，是物理系的畢業生，但父親是司祭，畢業以後便回村幫忙照顧族人和祭祀之事。瑪朵巴趕走了一群麻煩小孩，讓娃兒露與布圖可以在樹王底下安靜的談談情。

布圖問：「有沒有不習慣？露。」

娃兒露愕然答道：「你好奇怪。」又說：「我是在這裡長大的，為甚麼會不習慣？剛才應該問的是，在外面生活有沒有不習慣。是不是？」

布圖垂首，似有所思嘆道：「你在哪裡生活我都不擔心，不騙你的。」說罷，便將娃兒露擁在懷裡深深吻下去：「以你的性格，能夠將你擊敗的只有世界末日。」

娃兒露揚嘴一笑：「還有你。」

兩人相互說了些近況，布圖交代了村裡的事情，娃兒露則告訴他城市裡發生的事情，遙遠的政治大局，不知真偽的奇怪傳聞，還有小魚和文藝青年這些朋友的小事情。布圖聽娃兒露說得眉飛色舞，只不過一年半載卻似三世書都寫不完，便安慰的喝下可可奶。這百貨公司周年誌慶

特價才買的可可粉自然是娃兒露去年送來的貢品之一，他不捨得無情喝完：「那真好了，新羅的身份不應該成為你的包袱。」他聳一聳肩，目光帶著那顆宏大的志願：「新羅的人活在哪一個時代都是不寂寞的。」

娃兒露憂心道：「但是，但是但是，你不能離開我們的山，這樣可以嗎？」

布圖說：「是我自己的使命，跟你們沒關係。」說罷，便攬著娃兒露，抬頭望向那盤根錯節四季不衰的樹王：「我沒有不愉快。露，你這麼聰明必然知道的，我感到光榮。」他是司祭的長子，是新羅將來的領袖，娃兒露當然知道布圖不能夠離開這個地方。

從新羅回到燈塔都市的兩個星期之後，是娃兒露的生日。嚴格來說，是蘇珊的生日。新羅的人全部都是同一天誕生的，她們兩姊妹回村便是要慶祝生日。因此，小魚想要替娃兒露慶祝生日，其實是娃兒露替蘇珊慶祝生日，不過原因並不重要，在枯燥的城市生活裡，派對只需要一個動機而已。似乎有兩個男生已經看上了蘇珊，邀她一起合唱情歌。娃兒露並不介意男人乘機將她抱在懷裡，對她來說示愛以至做愛都不過是生物的本能，與感情無關。這首硬搖滾她很喜歡，但電話偏偏在這個時候響起，她已經喝得太多。小魚正躺在沙發上與一個獅子座男生親密自拍。

她說：「喂，邊個。我是蘇珊。」

那人答道：「是我。」

她哈哈笑道：「我知道是你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誰，抱歉啊。」

那人突然壓下嗓門，哽咽說：「靜下來，娃兒露。——是我。」

是布圖的聲音。便當娃兒露認出那是布圖的下一瞬間，卻換成了她母親的聲音，簡短告訴她布圖父親遇難的死訊。她，大概是第一個收到電話通知的人。到底房間裡面是唱著怎麼樣的歌，是誰在唱歌，是誰擁抱著自己這些都不重要無關痛癢她現在跟死人差不多，爬在她身上的東西實際上都不過是一些屍蟲。布圖父親遇難的經過她只是聽著但沒有

聽到，雙手卻在抖動，娃兒露情願自己被貨櫃車輾成碎片，卑躬屈膝地瑟縮於滂沱大雨下的冷巷餓得在咬自己手臂，甚至不介意在一個密室痛苦地拍打牆壁。她感到布圖的眼睛便在門外猙獰看著自己，酒意全消，她很想放聲大叫，誦讀經文，甚至突然有吐血的衝動，要將牙齒咬碎與難堪的粉末一起吞進肚子裡。

猶如旱天雷的電話掛斷，她沒有想跟布圖再談甚麼，害怕他的聲音。娃兒露咬咬牙，咬破了唇，早已經哭得一臉鼻涕嘴血縱橫交錯。小魚眾人不知所措，她卻只是拼命搖頭，強顏傻笑，哭得更是詭異。鈴聲又響，這次卻是瑪朵巴打電話來。娃兒露退到走廊外面，不曉得是否要接這個來電的鞭打。

翌日，娃兒露買了張前赴南部的車票。這次不同，她只帶著一個手提包，衣服還是那天生日聯誼穿的，眼妝溶得一塌糊塗。走到石洞外面她才記得自己還穿著那雙紅色高跟鞋，甩開鞋子腳趾頭早已血跡斑斑。但娃兒露反而有些獲得救贖的喜悅，最好將美麗而性感的衣服劃破，弄得她傷痕累累灰頭土臉，狠狠地虐待她的身體。赤腳走上山，經已多年沒有嘗過這種腳掌的痛。

布圖父親的喪事在一周之後舉行，他是新羅的司祭，是村裡所有人的信仰啟蒙，甚至是他們的父親，應該得到最尊貴和莊敬的儀式入葬。散居城市各處的人都啟程回到山上，送別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瑪朵巴與男友杜杜隔天隨即返來協助打點一切，而這段期間娃兒露一直默默陪伴在布圖旁邊，以妻子的身份代其處理。而布圖按照族例則在樹王後面的靈園守墓三個月，娃兒露總是每天都走過崎嶇的樹王橋送來食物，雖已訂婚但未過門，墓前兩人並不交談更不敢獨處太久，因此匆匆的來，匆匆的走，三個月以來即使每天都花費好幾個小時往來送餐，卻只有碰面沒有說過一句話。望著布圖悲傷，她只有微笑，想到他從樹王橋另一端回來便要接受眾人的祝福，繼承父親的聖職。這段時間裡面，娃兒露透過車站老翁收到一些轉遞過來的信，都是從遙遠的城市寄來的。休學通知書便是其中一封，她自然沒有讓剛剛回村的布圖知道，很有耐性地等待布圖首先提起往後的事情。娃兒露沒有打算留在村裡，布圖心知肚明。

娃兒露說：「我明天回去好不好？我已經留在這裡三個月，沒有上課，沒有交房租，而且我打算在那邊找一份新工作。」

布圖說：「我會等你回來的，我知道你懷念這裡。」

娃兒露柔聲答道：「我也想你，千真萬確我發誓。」

說罷，布圖很罕有的抱起她，邁步往自己房間。他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因為娃兒露懂得這裡沒有人會用安全套，生命的出現乃是新羅的安排，而誕下來的也是新羅的孩子。娃兒露以前從沒有迴避過布圖的直視。這一次娃兒露終於破例：「不行，這會生孩子的。」

布圖問：「不好嗎？」

娃兒露對他的決心感到錯愕：「我們還是很年輕。」

然而布圖顯得很有自信：「我已經是新羅的司祭。」

娃兒露苦笑嘆道：「我卻還只是一個缺席太多被停課的大學生。」

後來，娃兒露再沒有騎摩托車的習慣，她吃得很少，穿高跟鞋與窄裙的時間比較多，時間都顯得有點不夠用。她賣掉了那心愛的紅色貝斯，與幾個女同事夾錢租住一間更加寬敞的公寓，有人搬走結婚亦有新人搬進來，至少現在有個不錯的客廳假期可以湊些人一起打麻將消遣。

聖誕節的臨時委托特別多，剛入行的娃兒露不問酬勞多遠都沒問題。出差前夕，團長法蘭基（藝名）突然來電，她已經缺席舞團的例行排練一段很長的時間，眾人都有點擔心她的近況：「我們下個禮拜有表演，你要參加嗎？」

只聽娃兒露猶豫片刻，答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正式找到工作最近沒有這個時間，要存一些錢出國旅行。」

離開新羅只是她的第一步，她的夢想是要前往地球的另外一端，彷彿是從自己腳下鑽出個洞穿過地心，期待著對面是個怎樣的花花世界。

廿五歲的娃兒露，名叫蘇珊，是個見習化妝師，精於打扮留著一頭栗子色的捲髮，要跟隨大勢走國際化的路。

這些年，娃兒露經歷過大大小小不同人的婚禮。終於要到她自己的家人，瑪朵巴說她們的婚禮要在教堂裡舉行。

出席的人不是很多，雖然兩方家長都是新羅的人，但絕大部分來賓都是瑪朵巴與杜杜的同隊隊友。她們兩個都是三項鐵人的選手，即將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參與世界賽，要代表的不是這個島國，而是作為新羅的後裔，站在人類世界的頂尖。遷居到城市的新羅族人不少，卻仍舊有點抗拒這種有違傳統的婚禮。然而，杜杜喜歡瑪朵巴。

瑪朵巴用力握著娃兒露雙手，司祭的喪事以後，已好幾年沒碰頭：「大姐，對不起，我仍然愛你的。」

娃兒露親錫她的額頭，看著鏡子裡面的她們：「不要哭，妝會歪掉的，醜死了你這個大豬頭。」

瑪朵巴輕吐舌頭：「你才是豬頭。」

娃兒露一邊替她補妝，卻一邊望見了自己的臉：「沒關係的瑪朵巴，娃兒露感應到你的心聲，你非常的幸福。」

瑪朵巴笑道：「是不是還有非常的漂亮？」

原來，不曉得甚麼時候，已經長得不那麼相似：「你甚麼時候都這麼漂亮而且性感美麗的，因為你是我的親妹妹。」

娃兒露悉心替瑪朵巴準備了她親自設計的婚紗，但因為杜杜的家人反對，雖則婚禮在教堂舉行，關鍵時刻始終還是穿了一襲新羅的婚服。對親生妹妹的祝福，只有在婚紗照派上用場。婚禮於黃昏進行，眾人皆已就座，站在一旁的娃兒露不禁到處張望，卻沒有看到布圖的影。直至教堂大門打開，瑪朵巴與杜杜在婚禮的主持人司祭布圖的帶領下步向聖母（這是最招致新羅族人垢病的重點。）娃兒露這才望到那個她在心裡默默想念的人。然而，布圖不曾望向娃兒露一眼，婚禮便在安靜的不安

之下完成，等待眾人在歡愉之間散退。沉澱下來的便只有這對抑鬱的情侶，默然不語。

布圖的開場白，是這般的嚴厲：「娃兒露。」

娃兒露說：「以前你是更加溫柔的，而且你以前不是這樣叫我。」

布圖狠狠的答道：「因為你以前的名字還是娃兒露。」

娃兒露沒有追問他是如何得悉這件事情，但她確實更改了自己的戶籍和姓名，將出生日期往後瞞騙了兩周。是一個名叫蘇珊的女人，任職設計師助理，同時在人類官方文件上經已沒有娃兒露這個冷門的姓名，算是失人口的一例。

良久，娃兒露咬著牙罵道：「無論我是不是叫娃兒露，我都仍然是娃兒露。你的腦袋撞壞了嗎？」

布圖說：「不一樣的，我的愛人名叫娃兒露，但我不認識蘇珊這個女人。」他目光斜睨娃兒露身上的雪紡長裙，痛心的冷笑起來：「你甚至沒有穿我們婚禮的衣服。」

娃兒露抖聲道：「甚麼是你們？你這是甚麼意思，布圖。」

布圖大喝反問：「難道你不知道已經背叛了新羅？」只見他霍然站起，望著娃兒露哽咽長嘆：「我有多麼的傷心，你想過嗎？」

娃兒露明白，布圖父親過世的時候他整整三個月都還沒有哭過，眼下卻哭成淚人。然而她沒有軟下心腸。她不需要後悔還是內疚，她沒有犯錯，至少她仍覺得自己未有犯錯：「你懂得甚麼都不，還是一個怕事的小孩。」

布圖笑道：「你在陌生的城市裡便在學習怎麼嘲笑自己的愛人嗎？」說罷，他發現自己似是看著一個異鄉人的嘴臉：「你這個整天喝酒、愛抽煙的罪人。你的骯髒身體已經退化得像一頭畜牲，披著滿是臭味的外國衣服，你已經忘掉怎樣以新羅的語言思考，鄙視新羅的舞蹈，對不對？」

娃兒露問：「小孩，穿這種別人都不穿的衣服能夠代表甚麼嗎？」她

一手揪起布圖的衣領泣道：「這裡不是旅遊區，這裡沒有誰要欣賞我們的表演，我們不是動物園裡的怪物。我們生下來便是新羅的後裔，改變名字與改變容貌都改變不了的是一個事實。你是誰，我是甚麼人，需要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身份嗎？」

布圖用力推開娃兒露：「那時候，我是應該阻止你的。」

只見娃兒露便如此轉身而去，再沒甚麼留戀：「即使不穿這種衣服，不跳這種舞蹈，喜歡跳舞仍然是我的本性。」她隱隱覺得，有些東西是應該割斷，才飛得起來：「我仍然是新羅的後裔。」

布圖黯然問道：「露，你心裡仍然愛我嗎？」

娃兒露佇在門前沒打算望回頭：「娃兒露一輩子都愛你的，布圖。」假如回頭一盼，便將如此牽拖一輩：「但只因為你是新羅的布圖。我需要真正愛一個男人，而不是與一個新羅的後裔相愛。如果你不是生於新羅的男人，你是一個異鄉人，我們能夠這樣相愛嗎？」

選擇離開，因為她仍然不討厭布圖這個男人，因為她始終相信自己是新羅的後裔。新羅死後，化為山頂樹王，而娃兒露右肩背上的刺青，剛好在她伸手捉不到的位置，看不見、磨滅不掉，卻是伴隨一辈子的標記。

獨眼的男人問道：「刺青有兩種，有一種是要記住不敢遺忘事情，另一種是要隱藏不願記起的事情。客人你想要哪一種呢？」

娃兒露似沒聽到：「隨你的便。」

獨眼的男人自討沒趣，唯有乾笑兩聲：「是有一點痛的。」

娃兒露說：「是一條有翅膀的蛇，你不要畫上別的東西我揍死你的。」

獨眼的男人答道：「不用怕，我記得是一條有翅膀的蛇。」

娃兒露忽然一怔：「你」

獨眼的男人便問：「我怎麼了？」

娃兒露問：「怎麼知道我害怕？」然後又不忘提醒：「不是龍，是有翅膀的蛇，還是一條蛇，不過有翅膀。」

獨眼的男人沒她好氣的點頭稱是：「將會是一雙漂亮而強壯的翅膀，交給我就行。」

終於，娃兒露捲曲身體熟睡起來，便在獨眼的男人床上。她本來覺得一直睡在這裡都不錯，跟這個獨眼的男人生活應該是很浪漫的事情。但醒來之後她馬上便後悔，原來只是她昨晚太疲倦，而已。

獨眼的男人問：「要去哪裡？」

娃兒露聳聳肩：「找個家吧。」

獨眼的男人裂齒訕笑：「不是剛剛離家出走，跑到外面趕時髦嗎？」

便見一對優雅的高跟鞋凌厲地飛踢向他的面門。

落地的姿勢，狼狽不失華麗。

娃兒露疾聲大叫：「本小姐是個土生土長的都市妹。」說罷，便一如以往赤腳走到街上等待公車到站：「感謝款待，你這個住在廢墟的鄉下巴。」

得獎感言

故事是即興的，最認真的事情是娃兒露這個名字。娃兒露的意思其實是鯨魚，是某天看到一個原住民朋友腕上的鯨魚而想出來的。而新羅的意思本來是「王」，取名為新羅是因為我太喜歡湘南乃風。

評審意見

閻連科先生：

《新羅》是一篇在閱讀中給人快感和痛感並存的作品。小說中的人物娃兒露清晰明白，雖有些簡單，但卻讓人讀後記憶。她的人生軌跡，在「新羅」這個符號中起伏轉折，始終和我們的「根和記憶」聯繫在一起，把「地域和廣闊」聯繫在一起，把「出去和歸來」聯繫在一起，讀完之後，給人帶來許多的思考。